

空空的，一間原來週會八點廿開始，而且那週沒週會，真沒面子！

又有一次和幾位好友去釣魚，帶了幾條回學校，也不知道如何處置，最後決定到學長家裏解決牠們，誰知繞來繞去就是找不到他們家，好不容易耗盡腦汁才想起他們家電話，然後請他們出來接這不會認路的傻子。

「不會認路」成為我的專長，常被笑「沒方向感」，後來，擁有自己的腳踏車，有空就騎著到處跑，終於把台中許多點連成線再進而成爲面了。慢慢我體會到，不會認路並非天生如此，亦非沒方向感，乃因原先都是跟著人家走，自己並沒有用腦去想，反正會到就是了。三年級了，已很少再有迷路事件了。

三年來聽到、看到不少悲劇醞釀著，「我家開醫院，家人要我接管，所以三番四次地參加聯考，要讀醫的，現考上了就讀，也不去想是不是興趣」、「我家經濟情況不好，爲了將來賺大錢養家所以讀醫，其實並非興趣」、「聯考被分到這兒就讀嘛！其實我看到病人就難受，更何況還要護理」、「考上了嘛！反正以後對家也有幫助！就讀吧！將來才不走這一行呢？」……諸如此類，順著家人、社會的路線，走上了這條路，因此沒精打采的，總想若讓他們走自己找出來的路，或者能有爆炸性的力量吧！而今因著不會認路而成爲迷路的羔羊，然後順其自然地走下去，縱使達到一個目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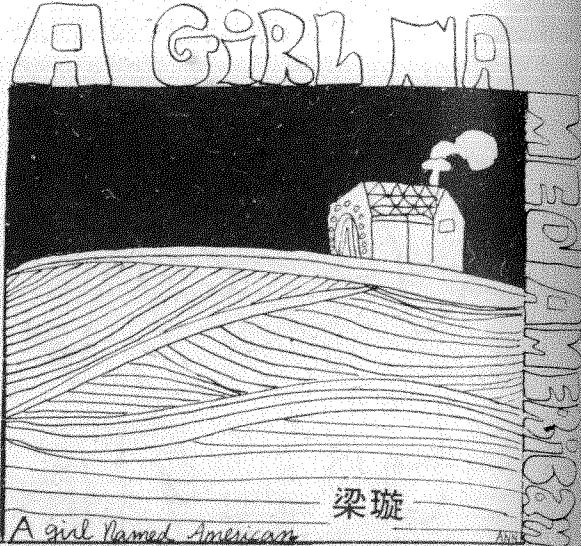
地，但却不是自己的家啊！

然而話說回來，並非長者帶我們走的路就不好，因人帶自己就不致於走錯，而能順利到達，只不過是缺乏自己獨立意志罷了。另一方面若是碰上了這條路而不是有意要走的話，也不見得這條路就不好啊！你是否有隨便到郊外走走的經驗？那不也是經常無意中驚喜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跳躍，只要你開心地去欣賞這條路的一切，必有豐盈的喜悅。

拙口笨舌的我，無法說出對埋怨自己所走上路的焦急，若不能改變一下自己的觀點，仍舊看著滿路的泥濘，對個人

、社會、國家將是一大損失啊！不要被「興趣至上」的口號蒙蔽而忽略了「興趣是可以培養的」，也別忘了，我們都長大了，對社會、國家都該負上責任呢？

聽過一則故事嗎？一艘船中途遇難，殘存一人，他漂到一荒島，隨便搭個草棚安身，並作了個大白旗，看到遠方有船隻就用力揮，但總未被發現，有天他的草棚著火了，將他剩下的東西都燒毀，他開始對上帝發怨言，認爲上帝不該將他最後賴以爲生的東西取走，他想準備就此等死了，誰知道第二天一早發現有艘船往島上開來，船上的人上岸後他問怎上一定有人。願將這小故事送給以爲自己現在這條路很糟的朋友們，盼望我們能夠在醫、樂、護上貢獻我們自己。你看過沙漠裏的小花嗎？我在一部科學影片裏看過，很美哩！仔細去尋找我們週遭值得喜悅的一切吧！



梁璇

*A girl named American*

還是毅然決然地踏上這一條路。而行程的目標又是印象模糊的祖國，內心忐忑與彷徨，需要很大的勇氣來克服。然而，既然決定要回國求學，且將一切的顧慮與疑點，暫時拋開。爲我這段新的旅程，做行前的準備。就像赴任何約會一樣，在我心底充滿著幻想與憧憬……

抵達台灣後在與師長、同學、親友之交談中，我深深地感謝父母親給予我的家教。去國十餘年，我仍可流利地用國語並研讀。這都必需歸功於父母嚴格限制我們在家中說國語的規定。若是踏著自己的國土，面對著同樣的膚色，卻要比手劃腳支唔唔的，該是多不幸的呢？

和家人經過一番的分析討論之後，終於決定要回國求學，爲了對知識之探求及對醫學之嚮往，即使放棄安定的工作，揮別父母的呵護和妹妹親情相處的生活，我

班上同學們的頭腦都是第一流的，反應又快，對一面要適應教學方式，一面要安於思考的我，很是羨慕。往往我要費好大勁的功課，同學們卻如翻掌履平般地容易。其中以國文、國父思想的文言文爲最。猶記得第一次期中考時面對數量可觀的國文、國父思想、通史，縱任我用了一切幫助記憶的聯想方法，可是滿腦子裡亦只有絲絲斷斷續續的片段。無論如何，商紂夏桀；仰韶黑陶文化；民族與國族主義；近狎邪避……似乎都對我不親善，好不容易整理出條理來，給記了下來，卻隔不了好久又成“似曾相識”。心中那分懊惱與恐懼，實在不好受。

另一令人興奮的事，於我苦惱時，有許多同學都很熱心

地幫忙，主動地爲我尋找問題之所在或解說詳論。除了給他

們由衷的一句“謝謝”外，當銘記心中，沒齒難忘。

學期中，妹妹“小粽子”曾寫信來告訴要寄其課餘工讀之儲蓄給我，好可愛好知心的妹妹啊！接到信後心中蕩起了陣陣之溫暖，令我想起過去姐妹相親相依的童年生活，她的笑聲、調皮，緊接著父母的慈祥與話語也幕幕地加入回憶中

，呵，是思親是鄉愁，我站在祖國之土地上，想念著另一國

土上之“家鄉”，親愛的爸媽、妹妹，您們都很平安，快樂吧！